

孫立人上將和幼年兵

● 揭 鈞 (幼年兵，現任滑鐵盧大學化學教授)

幼年兵的出現是因為中國的戰亂與不安。幼年兵總隊的成立，是當時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將軍，幼無幼以及人之幼的作為。幼年兵總隊的解散，是當時政權野心者生活的方向。幼年兵的時期，使小兵們認識了多個。然而什麼是幼年兵，一般人實在難以理解。

勤務兵、小兵、幼年兵

滿清政府被推翻以後，軍閥割據，加上日本的侵略，中華人民，長期過著戰亂、饑荒、逃亡和流浪的生活。不但家庭生存有了問題，連個人的死活，也不操在自己的手中。那一代的人，充分了解幼年兵的出現原因與背景，但是他們慢慢地消失了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無條件投降了。以勝利者自居的中國人，又陷於內戰，再度陷入饑荒、逃亡和流浪的生涯。年幼的更不知何去何從。有些跟著年略長的同學從軍，也有很多跟隨父兄，在軍中以求生存，還有一些與父母兄弟失落的孩子們，走到軍中請求協助。無一定編制的軍隊，來者不拒，甚至鼓勵少年從軍，這樣一個排長也有一個「小佣人」，何樂而不為呢！

筆者的從軍，就是為了生存。那時有一支軍隊在縣城裏，青少年紛紛去報名參加，為了逃避饑餓的交迫，雖拿不起槍，靠能給排長捧半盆洗臉水，而被收容了。後來這支軍隊開往了海南島，原來我們是屬於海南行政長官陳濟棠的，改編後成為暫編十三師。當時每一個連都有一至五個

「勤務兵」，能幹一點的屬於連長，小一點的屬於小排長。

據中共文獻，他們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，以十萬精銳的「四野」軍，開始進攻海南島，瓊崖保安司令薛岳和陳濟棠行政長官，加上余漢謀的部隊，雖然頑強抵抗，同年四月廿三日佔領了海南島。

打勝仗難，打敗仗的軍人真是淒慘。筆者小兵與原屬的部隊失去連絡，最後跟著卅二軍撤退到台灣，在警衛營中收留下來，連上還有一位小兵叫馬國傑，跟隨他父親和哥哥在連上打雜。此外各連上也有不少小兵們，混在大兵之間。

到台灣不久，孫總司令前來點名之後，筆者被調到鳳山，首次見到許多都是年紀相近的小兵，聚集一堂，在很短的時間內，人數增加到一千多，規模浩大，班長

、區隊長和中隊長，開始叫我們幼年兵，隨著這種稱呼，帶給每人一種榮譽和責任感，我們已經不再是勤務兵或小兵了。

按照教育程度編排

變成了幼年兵，才知道他們的來歷和聚集的原因。

孫立人將軍受命為陸軍訓練司令後，他廣結人才，許多舊幹部從大陸撤退到台灣之際，沿途收集有志之士，到台灣後按其學或所長，分別編成長官隊、士官隊。沒有任何軍事常識的人，集中於入伍生總隊，給與嚴格的訓練，對於軍事、體育和品德的要求都很高。入伍生畢業時，他再點名，個別召見，然後送到士官或軍官班繼續訓練，使每個人都能盡其才。

在入伍生總隊中，有一群仰慕孫將軍之名而從軍的流亡學生，當中有些年紀很小的，就被集中在第十一連，又稱為幼年兵連，最初在台南二中的宿舍集訓，用木槍出操，約有一百多人，後來搬到鳳山，才參與入伍生總隊，接受同樣的軍事訓練。

有一次以連為單位的野外作戰操練時，幼年兵連圍著連長，成口字（又稱講話隊）形站著，留心聽取陳連長解說槍榴

彈的使用和發射。後來連長作示範，把槍榴彈裝在發射筒上，同時步槍中也裝了子彈。發射時，榴彈在槍口爆炸了。陳松林和黃家駿兩位幼年兵當場罹難，還有幾位傷勢太重，醫院無法挽救。這是幼年兵在訓練時期的意外犧牲，發生於軍隊所謂的高雄三九九高地，即是現在大貝湖附近。

孫將軍又從別的單位調來兩百名幼年兵，於是在一九五〇年成立了幼年兵營，營長是魏永漢、副營長是唐鐵仕，並兼任中隊長。他回憶起來，好像是帶著童子軍一樣。

幼年兵營的教育，與入伍生總隊略有不同，不過仍以軍事科目為主。軍服太大，孫總司令請女生大隊的學生改小，穿在幼年兵身上，使他們表現出飽滿的精神。經過短期訓練後，成績可觀。

女生大隊有許多學員，各人認了一個幼年兵做乾弟弟，星期天或假日，她們還來帶著乾弟弟外出，對一些失去家庭的幼年兵，這是天賜的人間溫暖。他們的乾姐姐，不但是位好人，而且能幹老練。

筆者加入幼年兵行列時，也在鳳山，可是人數已經擴充到千人了。經過測驗後，被送到第七中隊，隊長是唐鐵仕。過去

筆者在軍中打雜，見到第七隊的軍訓熟練，體能技術高超的幼年兵，自己真是個「老百姓（軍中罵人的話）」。羨慕之餘只好用心去學。

不久，全體幼年兵乘火車自鳳山到台南三分子新營房，陸軍幼年兵總隊正式成立，總隊長是徐博勳，管轄三個大隊（營），九個中隊（連）。每個中隊設四個區隊（排），每個區隊有三班，一班約十二名幼年兵。

幼年兵是按教育程度而編排的，第一中隊，水準相當初（國）中，大部分是原幼年兵連的學生，第五中隊和第七中隊相當高小程度，其他中隊是小學程度。

幼總的營房與台南工學院為鄰，這個學府，補助幼年兵的師資不足，也給幼年兵一點啟示。另外幼年兵還借用過長榮女中的器材，與該校來往也很頻繁。更進一步來說，當時的台南工學院，還有幾位來自孫將軍母校普度大學的教授，普度大學和台南工學院，在教學和研究上，密切地合作，這一點是筆者後來訪問普度時，才得知的實情。

幼年兵的隊訓——誠拙

孫總司令常到幼總的營房來。有時我們預先知道，有時他出現在操場、課堂，或者是寢室間。

有一天，全體幼總的幹部和學生，集合在司令台前，值日的營長，下了立正口令之後，向走上司令台的總司令敬禮，表示把幼總交給他，然後他說：

「各位官長，各位同學；今天我要跟大家講一講你們的隊訓，那就是誠拙兩個字。」說到這裏，他轉過身子，指著司令台上的兩個大字。

「誠者就是對人要誠誠實實不虛偽，有什麼說什麼，不要說假話。做錯了要承認，不懂的要說出來。你們今天在這裏受訓求學，是要增進學識、陶冶品格、鍛鍊身體，你們的長官要協助你們達到這個目的，你們一定要誠實，他們才能幫助你們，否則你們還要受到處罰。」

他繼續表示，誠是榮譽制度的基礎，實行榮譽制度後，長官不是要管學生，而是要輔導學生，如果大家都尊重榮譽，就不需要處罰的辦法了。誠不但是對人，也是對自己的重要準則。

「對做事情，你們要時時記住拙字。拙就是笨的意思，換句話說，做事不要取

巧，更不投機，要實實在在，一步一步地來，把每一步都做好。」

「你們求學也是一樣，把淺的學好了，深奧的也就容易了。」他進一步指出，我們這些幼小時失去讀書機會的孩子們，如果按部就班去學，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的，學會了，有了本領，將來就能替國家民族做大事業。

他是一位工程師，也就以造橋和建築為例，講述打地基、築支柱、一磚一石放上去，最後成為高樓大廈，或者是重要的交通連接站。

莊嚴威武的大將，說起話來有時像老師，有時像一家之長，因而誠拙成了我們的隊訓或者家訓，不但是幼年兵時期的終身行事準則，也是我們日後傳子傳孫之道。

關懷幼總小兵之家

無依無靠，也沒有親人的小兵們，成為幼年兵之後，在一個中隊裏，與一百多位年紀相近的弟兄們共同起居飲食，又有長官的指導和總司令的愛護，於是陸軍幼年兵總隊，就是小兵的大家庭。

孫總司令統御全陸軍，他常來視察幼

年兵，對我們關懷。上體育練身體，要我們穿紅短褲，以免熱壞。烈日之下，要我們頭戴斗笠，不至於被太陽曬而中暑。托他的朋友撥些奶粉給幼總，吩咐放在早餐喝的稀飯中，使幼年兵再度嚐到奶味。托他在台灣糖廠工作的同學，把酵母菌做成小丸給我們吃，以防腳氣病。他常蹲在操場上和我們一起吃飯，告訴各級長官改良伙食，在風雨交加的冷天裏，他也淋著雨，看著我們爬行、越野和衝鋒，回到營區後，吩咐各隊要給每人喝一大碗熱的紅糖生薑水，以防感冒。實彈射擊之前，他告訴我們，無論平時或戰時，槍口絕不可以對著自己人，以免失火而造成意外的傷亡。

有時總司令還到各中隊來，看小單位的操作，他在場，每人士氣高昂，配合班、排和中隊長的幹勁，我們整齊一致，精神振奮，令人膽寒，也使人民敬佩。幼年兵外出，服裝整齊，若是三、五人同行，步伐一致，人更多時，台南的居民看得入迷，不覺而目迎目送（這也是軍禮之一）。

幼年兵還提倡榮譽、責任、國家和領袖。學習訓練，還加上各項比賽。七中隊

長唐鐵仕，是位熱愛教育的人，他領導隊上長官們在七中隊推行愛的教育，要我們自尊自重，而他更了解每一個學生的長短和需要，發揚學生之長去參加中隊際的比賽。為了準備，我們受到特別的指導和訓練，他鼓勵我們盡最大的努力，凱旋而歸時，放我們特別假，或是帶我們去遊玩名勝古跡，以示鼓勵。但不論輸贏，他和隊員共同檢討得失，精益求精。因為上一條心，我們在射擊、軍訓、體育和軍訓各項科目及歌唱、話劇、講演及美術等課餘項目的比賽，都有良好的表現。也因此，

他爭取到許多機會，給同學們一展雛翅。因為各項比賽頻繁，同學之間不斷地競爭。不過上自總司令、下至班長，不斷地提醒我們要勝不驕、敗不餒。中隊際的比賽，使大家互助合作，彼此加油，因而同學們的情感與日俱增，互稱兄弟，還有些私下舉行過簡單的儀式，成為結拜兄弟，決心作永遠的朋友，同甘共苦。

挽救幼總努力枉然

幼總採用普通學校教科書，教育幼年兵識字、作文，並了解歷史、地理和社會。年級高的還學到物理、化學及數學，解

說自然的現象，加上軍事，可以說是文武雙全的教育，又有豐富的文康活動，大家生活在學校和家庭的氣氛中，官兵一致，對前途有所認識，因而充滿了希望。

不料好景不長，幼總成立一年多後，就接到國防部的命令要解散。年紀十五歲以上的，調到聯勤的運輸學校去學開汽車，年紀十五歲以下的，分發到政工幹校受訓。當時幼年兵都知道，政工幹校是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蔣經國籌辦的。卻很不了解為什麼上了軌道，進步迅速的幼總要被解散。

當一件費解的事情要發生的時候，大家為了想知道真相，謠言四起，滿城風雨，結果大家更迷糊了，連我們的長官，也不知如何解說，更難以採取明智的策略和決定。

幼總全體，仍然抱著一線希望，那就是以最好的成績和表現，呈獻給蔣介石總統，盼他親下一個手令，而挽回幼總解散的命運。

全體幼總的官兵，自動自發地盡心盡力準備，迎接蔣介石總統前來視察。每天一起床，大家把軍毯摺成方塊，並用拉繩在大通舖上，把所有裝備排成直線。全體

學生，在一天之內，把頭髮剪掉。營房四週的花圃，修整得一致，甚至連廁所都磨得發亮。一切整理好後，長官們加強政治教育，給我們講解三民主義及總統文告。我們一天天地盼望，但是每晚都抱著「希望明天」而迷惘地睡著了！

日子久了，同學們都已覺得無望了。但是長官們又安慰大家說蔣總統可能因為太忙，我們現在是希望蔣經國主任能前來一看，希望他能轉呈總統，而能保留幼總，不至於解散我們。這一來，我們又期望和等待了好多天。

蔣總統和蔣主任都沒有來，大家枉費精力之後，也就作解散的打算了。要好的朋友們，到照相館去拍張相片，以作留念，文書準備名冊，送到聯勤或者是政工學校。營區內，處處見到依依不捨的同學們，三五成群，好像有永遠說不完的離情別緒。

分手前兩天，唐隊長在辦公室告訴筆者：「總司令要每中隊推薦兩名幼年兵，給他挑選，私自栽培去讀書，機會很難得，我打算推薦你，但先不要告訴任何人。」

筆者已在幼總洞察到學校和教育的可

貴和當學生的純真，感激之餘，反而向隊長說：「冷儀世學科成績一向比我好，隊長是否也推薦他呢？」隊長回答道：「冷同學心臟不健全，你和陳耀龍比較合適。」

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，總司令對幼總訓道：「今天你們會被分發到政工學校及運輸學校，你們將來要盡力為國家服務，中國需要多方面的人才……」這位家長不捨得我們，他送給每人一張照片。筆者代表幼年兵，贈送他一本照相集。

之後，總司令個別召見各中隊推薦的幼年兵。筆者進入辦公室時，見他坐在長桌邊，看著一本名冊。他抬起頭來問清楚姓名後，又問「你在台灣有什麼親人？」筆者照實說：「沒有。」

「你將來打算做些什麼事呢？」筆者當時讀五年級，惶恐地答道：「現在什麼都不懂，也不會做，實在不知道將來能做些什麼。不過想做些對人類有益的事。」他淡淡地說：「好吧，你可以離去了！」召見就這樣結束了。

次日隊長告訴筆者到總隊部報到，在那裏見到張海洲、林忠、朱春富和毛縉紳。總司令選了五個幼年兵，要送我們去讀

書。

到運輸學校的幼年兵最先離開，見他們被卡車帶走，我們揮手流淚情不自禁。總司令屏東公館的姚學智副官開吉普車來接了我們五人。離開營地，百感交集。

幼總使我們認識教育的重要，使我們瞥見希望，使我們了解如何學習，使我們嘗到長官的慈心及同學的友愛。雖然解散了，幼總將永遠指導和鼓勵我們。

幼總精神貢獻社會

孫將軍把五個幼年兵交給（陸軍子弟）誠正學校的校長王景佑，他堂妹孫菊人老師的先生。經過測驗張海洲進入初三，林忠和筆者進入六年級，朱春富和毛縉紳進五年級，級任導師是孫菊人。有時王校長和孫老師帶我們去屏東見孫總司令。

不久，有些前幼年兵來看我們，告訴我們說他們離開台南火車站時，哭得非常傷心，同時也告訴一些他們離開後的動態。漸漸地，我們埋藏了離別幼總的悲痛，專心求學，追求在幼總時瞥見的曙光。

在誠正學校一年半後，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，孫總司令被調為總統府參軍長，黃杰做了陸軍總司令。陸軍人事大變動，

誠正學校也換成了章敬禮校長，我們五人是否能繼續在誠正讀書，都是個問題。

不久「郭廷亮（假）匪諜」案的（假）新聞在報上出現，因此，孫將軍也失去自由，王校長和孫老師也不能帶我們去見孫將軍，他的生日，也只有孫老師以堂妹身分去探望。她代問我們五人是否應以半工半讀去繼續求學時，孫將軍堅持喝稀飯也要與我們同甘共苦。孫老師和王校長，代替孫將軍，繼續照顧我們。

孫將軍失去自由以後，他的舊部下做了三等公民，時時被保密局的人監視，王校長、孫老師，我們前幼總的官兵都是被注意的人物。印刷品和談話不許再題「孫立人」三個字，印好的或刻在石碑上的也要塗掉。「幼年兵」也是禁忌之詞。可是有些人冒著危險互相訪問，言談自然特別小心。有些幼年兵，反而對我們五個幸運兒表示憐憫和同情。幼總的長官，尤其是唐隊長，對筆者甚為關心，托人問筆者生活是否有困難。

許多軍中幹部，離開了軍職，唐隊長也另謀生存之道，他努力準備，參加大專聯考，並且進入他第一志願——師範大學國文系。這樣他可以繼續他教育青年的大

中業。他和師母婚後，勤儉度日，合力共建幸福的家庭，繼續播種幼總的精神。

筆者進入大學時，隊長帶領筆者到台北萬華夜市，買了一輛小販子把舊零件湊成的自行車，給筆者作為家教的交通工具，以減輕孫將軍的經濟負擔。

孫將軍栽培我們，他的親人半開玩笑地說我們是他的乾兒子。他被蔣氏的特務軟禁之後，我們也改稱他為乾爸爸。他給我們的信件，也以「義父字」署名。筆者在讀大學時，他已過了五年多沒有自由的生活，經過好一番周折筆者才能見他，義父子的關係，也獲得看守者的同情，於是筆者常代表五個人到台中家裏，那時他也有四位親生的孩子，筆者與他們的生活，打成一片，如兄弟姊妹。

唐隊長知道筆者見了孫將軍後，這位曾隨他遠征的幹部，要筆者方便時帶個問候的口信。孫將軍還記得這位苦幹的鐵匠，聞信使他感到安慰，卻也嘆息彼此當時的困境。有一次，筆者謝了開大門的看守「副官」進去後，見到在後院剪花的義父，前去問候。他突然詢問道：「你有沒有和他們連絡？他們都好吧？」當時筆者未解他們是指誰，請他解釋。他又說：「你

們幼年兵。你們五個人是我對幼年兵的紀念。我無法保留幼總，當時決定選你們五個人，送去受教育。」筆者難以啟口，當年「幼年兵」是禁忌之詞，我們怎敢連絡，不過筆者與幾位好友，偶而也見過面。於是安慰義父說：「都還好！」但是把他的關懷告訴幼年兵，實在是艱巨的任務。

為了求知，也為了進一步了解義父所受的教育和背景，大學畢業之後，筆者進了清華大學核子研究所，繼而出國留學。一九七〇年代，筆者給王校長和孫老師的信，被警備總部複印了，他們還把兩位老人家叫去作疲勞轟炸式的詢問，要他們一字一句解說，所以校長托口訊警告筆者，

不要回台灣。離台十九年後，筆者首次回台省親。當然也想把孫將軍對幼年兵的愛，告訴一些同學，於是去找了幼總的弟兄，從台北到高雄，見到百分之八十，以前第七隊的長官和同學。大家來參加「幼七餐會」，可是我們有說不完的話，一反幼總時的餓相，大家對吃已經不感興趣了。

幼總解散已近半個世紀，可是一年多的共同生活，使幼年兵見面如手足。近年來筆者遇到不少，每個人有自己的辛酸淚，也有不同的奮鬥史。大家本著幼總的精神，學習長官們的愛心和幹勁，如今以一千多不同的方式，在社會上作個人的貢獻和服務。

聖文風流人物

萬墨林等著
定價台幣叁百元

本書係萬墨林、張源、王培堯、丁兆豐、田維平、張或弛、劉半農、商鴻逵等著。要目有：民國四大美人、徐志摩四角戀、蔡松坡鳳仙戀、喜豔親王劉喜奎、藝壇奇女子——劉喜奎。樂蒂、末代狀元三角愛、坤伶主席新豔秋、賽金花本事全文、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，內容精彩，老少各界咸宜。二十五開本，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歡迎購閱，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